

在理想与浪漫的追寻里心总是悲凉

——论中国当代土家族诗人冉仲景、冉冉诗作的情感世界

[中國] 郭 霁*·涂 鸿**

目 次

- 一、在无比寂寞与孤独的情绪传达里抒写现代人生命的悲凉
- 二、在浪漫而忧郁的倾诉里孤苦地寻求诗人对生活理想的体悟
- 三、在个体情感世界的展示里透视诗人对民族与时代的思考

情感之于诗，是精灵，是支柱。□

文学是经常地、永远地处于不安和激动之中，因为他能够解决与说明的一切，应该是给人们带来幸福，使人们脱离苦难，予人们以安慰的东西。□

——托尔斯泰¹⁾（《托尔斯泰的日记》）□□

作为心灵对象化的诗歌，必然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坦露和复杂情绪的聚合。年轻的土家族诗人冉仲景²⁾和冉冉³⁾在自己的诗作中创造了他们深情而忧郁的主

* 中国成都市建设路52号太极商务宾馆内（邮编610052），重庆市涪陵区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干部，ggygreen@yahoo.com.cn

** 男，中国成都（邮编610041），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教授，tuhongk@yahoo.com.cn

1) 托尔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小说家，其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7）、《复活》（1899）等。

2) 冉仲景（1966—），男，土家族，中国重庆市酉阳县人，1983年考入中国四川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87年赴四川省康定师范校工作，1997年到重庆市酉阳县第一中学从教，后调酉阳县文联工作，现居重庆市酉阳县。自1987年在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发表处女作《山舞》以来，先后在《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报》《诗潮》、

观世界，他们以自己独特的的情感体验，传达了对自然、社会、时代和生活敏锐的感受。本文从两位诗人在诗作中情感传达这一角度，来说明他们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理解，剖析他们所构建的诗歌艺术世界，阐释他们的诗学观。□

20世纪80年代初期，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遽烈变革和躁动不安之中，这种时代情绪也深刻影响了处于重庆市东南隅的土家山寨那块封闭的土地。这种影响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当地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且对当地整个的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冉仲景和冉冉作为土家山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大学毕业后俩人都离开了故土，冉冉到了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城涪陵（现属中国重庆市），冉仲景则去了四川西北高原的康定。在异乡，他们开始了自己诗歌世界的构筑。冉仲景主要有大型组诗《雪原》、长诗《梦幻长江》、《土家舞曲》、《马桑组曲》以及组诗《前夜十四行》和《导师》等作品，先后发表于《诗刊》、《星星诗刊》、《民族作家》、《青海湖》、《西藏文学》以及《诗歌报》等刊物。冉冉先后创作了

《绿风》、《诗神》、《诗选刊》、《青春诗歌》、《萌芽》、《飞天》《青年作家》、《红岩》、《四川文学》、《四川日报》等中国各级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千篇（首）。大型组诗《雪原》、《土家舞曲》、《马桑组曲》和长诗《梦幻长江》发表后，在中国诗坛产生强烈反响。有作品入选《中国新诗选》、《新中国50年诗选》、《第四代诗人诗选》、《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中国年度最佳散文诗》、《中国年度诗歌精选》、《重庆诗歌年鉴》、《星星四十年诗选》、《四川新时期诗选》、《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选》、《华文青年诗人获奖作品选》等二十多种选本。曾参加《诗刊》社第十五届青春诗会。出版《从朗诵到吹奏》（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众神的情妇》（作家出版社2008版），《献给毛妹的99首：致命情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诗集。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曾获重庆市文学奖等。

- 3) 冉冉（1965—），原名冉艳丽，女，土家族，中国重庆市酉阳县人，1982年考入中国涪陵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习，先后在中国涪陵师范学院图书馆、涪陵市文联《乌江》文学杂志、重庆《红岩》文学杂志工作。曾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红岩》文学杂志副总编辑，副编审，重庆市政协第二届委员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诗集《暗处的梨花》（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从秋天到冬天》（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版）、《空隙之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等，2002年获第七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4年获首届艾青诗歌奖，现居中国重庆市。

《奶奶死了》、《树与河流》、《踏雪》、《湿房子》、《再次梦见杨》、《暗处的梨花》、《在鸟儿的眼里》、《写给朱冉》、《空隙之地》等，这些诗篇先后陆续在全国各刊物上发表，后结集为《暗处的梨花》（成都出版社1996年版）、《从秋天到冬天》（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年版）、《空隙之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等诗集。从他们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诗人对现实的忧虑，对人生的惆怅以及对理想的期待，使得他们将太多的憧憬置于自己所构建的主观理想主义的情感世界之中。他们离现实生活的激流很远，而离自己生活的世界很近，他们多以无比细腻和敏感的心凝视着生活的内部世界，成为寂寞人生旅程上的思想者；他们的诗从意象、语言、意境乃至氛围和格调都在铸造着寂寞又独立的灵魂；他们将创作的凝聚点更多地集中于个人内心世界的自审与开掘，“诗本是最富于个性的艺术，离开诗人个体对世界独到的观察和感觉，离开诗人面对生活的心灵的颤动，离开诗人特有的艺术地掌握和表现生活的方式……诗就失去了真诚的魅力。”⁴⁾因此，他们总试图将自己在诗歌中所构筑的情感世界作为透视外部世界——社会和自然的小窗口。

一、在无比寂寞与孤独的情绪传达里抒写现代人生命的悲凉

现实中失去的理想，似乎要在梦里才能得到补偿，冉冉和冉仲景总在不断地寻梦，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和色彩唱出了寻梦者的歌。冉冉几乎是以唯美主义的理想来构建她心灵中的海市蜃楼，在《静夜》、《今晚 我三次被照亮》、《蛇影》等作品中，她的梦带着忧郁的寂寞和透明的期盼，那灵魂的飞翔，那美丽的幻想，那锐敏的情绪，传达了寻梦者无限的期盼和深深的惆怅。冉仲景在他的《月色》、《走向雪原》、《流经家乡的河》等作品里，将梦描绘得那么的飘逸，那么的美，在诗人的主观世界里，皎洁的明月、袅袅的炊烟、抽穗的庄稼、芬芳的美酒以及草垛、菜地、农舍、雪原时常化为了美妙的梦境。诗

4) 吴欢章《回首朦胧诗》，载《文学报》（沪），1998年12月3日。

人将他的情绪在梦幻中朦胧化了，他在梦的编织中，将自己的感受暗示给了读者，而不是描述给读者。他诗篇中这些朦胧的意象构成了一个个可供读者想象的空间，我们可以凭着生活和艺术的经验走进这个空间，也可依赖想象去感知诗人的情绪和所传达的情怀。

冉冉在《我和杨》、《再次梦见杨》、《香蕉林》、《无端地想起某个词》、《星子一颗颗向窗口走拢》、《静夜》、《绿翅膀的夜莺》、《爱人》以及《湿房子(外二章)》等等诗篇中，美丽的、温馨的梦的寻求和爱的怀想往往交织在一起，爱是梦的实体，同时又是诗人美好理想的象征。冉冉在构织这些带着温馨和充满依恋温情的梦境时，其作品所传达的最深刻和最本质的情绪，仍然是她对人生寂寞、惆怅和忧伤的感知。冉冉总是将爱涂上一层神秘理想的色彩，它像梦一样的虚幻和飘逸，又像梦一样的温馨和难以捉摸。女性心灵的细腻使得她在狭小对象的世界里体味到微妙的真实与忧伤。但无论她将爱的角触伸向现实生活的土壤，还是伸向遥远的历史的记忆，她的痛苦仍映现了当代人的痛苦，她的寂寞仍是当代人体验到的寂寞。诗人放逐在自我情感天地的时空里，也赋予了这种情感普遍的时代意义。

诗，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自我反映”的模式，正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所认为：“它(诗)所处理的不是展现为外在事迹的那种具有实体性的世界，而是某一个反射自省的主体的一些零星的观感、情绪和见解。”⁵⁾冉冉诗的创作可以说是这种“反射自省”的情绪表现，完全真实地再现了诗人的隐秘的情感世界和内心世界。笔者与冉冉曾是长达九年的邻居，比较了解她那种独特的细腻和敏感所蕴含的内在情绪，她常常独坐窗前，默不作声，在自己主观世界里孤独而艰辛地寻求。作为生活的探索和思考者，作为清高而敏感的人生跋涉者，她远离了浮华而躁动的时代潮流，寂寞与苦闷几乎成了她主要的心理特征。诗人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创造的艺术世界，与喧嚣的时代生活是隔膜的。她独自步入了另一个委婉、寂寞的世界，她倾力营造温婉而美妙的梦幻，但过多透示的却是失落

5) 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76页。

和感伤。她的诗从意象的选择、语言的锤炼以及意境氛围的营造都在表述着寂寞而孤独的灵魂。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的重荷在这位忧郁而敏感的诗人心灵上留下的烙印。她在梦的吟诵中，跃动着一颗率真而无奈的心。她深情地叹息着爱的迷失：□□

窗台上的花□
已死去□
万山红遍的花□
相继死去□
现在不走什么时候走□
春风叶片一样晃荡□
你感觉不到我手心的暖意□
表达过那么多 一起的日子□
那么久 玻璃窗下□
醒来又睡去□
……□
——冉冉《被胡琴充满的日子》□

□

在她的《草》、《有星子的夜晚》、《面对灯火》等作品中，还暗示了人生旅程中的忧郁以及逃离寂寞的强烈情感。从她的《追忆战火(组诗)》、《在鸟儿的眼里》、《坐在火边幻想飞去》、《今晚 我三次被照亮》等诗篇里，我们可窥见她强烈的渴求与无限的期盼，同时也可深切地感受到她那颗伤感、疲惫和寂寞的心。

冉冉是敏感的、细腻的，同时也是忧郁和寂寞的，她刻骨铭心的情感传达，她在诗中对生活体味的深刻与视角的新颖，使得她的诗作在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中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冉仲景的诗作，除了带着寻梦之中的无比寂寞和忧郁之外，还有一层浪漫与苍凉。他在浪漫中饱含了寂寞，在寂寞之中渗透了理想主义精神和对无限的一种浪漫的渴望。

美国艺术史家苏珊·朗格 (Suzanne Lenglen, 1895-1982) 指出：“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无限的一种渴望。它从来不无保留地接受现在，它

永远在寻求另外的东西，而且永远在发现有某种更好的迹象。”⁶⁾冉仲景始终以一种深邃而深情的目光、一种执著真诚的精神关注着雪山高原以及那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他在诗中忧郁而浪漫地寻找着凝聚在异域风土人情中一种永恒的价值，一种信念，一种生命支柱，从而来完成他对无限与永恒的渴求。□

当时年轻的诗人由于离别故土，远走他乡，江河不语，大地无言，在孤独与寂寞之中，他渴求一种情感依托，一种精神慰藉，更探寻着一种理想与信念。于是在难耐的孤寂和痛苦之中，他转向了对生命本真的思考。在《长江八行颂辞》、《沿着一条河往上走》、《雪原小品(组诗)》等作品中，冉仲景把生命的考察推向了远古，他在诗歌里创造出了一派神奇迷茫的艺术世界，仿佛生命只有在远古时代才能得到最充分最理想的张扬与体现。而《佛塔》、《袈裟》、《叙述》等诗在探入藏文化深层结构的同时，又把笔端深入另一个更玄乎更抽象的领域——宗教。他要在静冥的宗教中去发现和升华生命的美及生命的意义：□

□·……□
 在生长纪念碑的高原上□
 人们的目光□
 有时也随塔尖的方向上升□
 而满山满岭的经幡□
 因为风的阅读神奇地飘舞起来□
 直到夕阳西下□
 直到塔影渐渐斜向我的屋檐□
 靠近灵魂深处□
 我才悟出刚读完的那本书□
 那些炙手可热的段落□
 ——冉仲景《雪原(三首)·佛塔》
 □□
 从折多寺的正面到反面□
 就是我的一生□
 红塔□

6) 苏珊·朗格(Suzanne Lenglen, 1895-1982)《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

经幡上的文字不认识我□
它们密集如雨点□
洗劫了我的脸□
我的心□
在折多寺的背面□
我遇见了花神□
她的原型不是家中的妻□
是妻的童年□
女儿呢□
四野一片寂静□
……□
——冉仲景《雪原组诗·叙述》□

在这些富于民族文化意蕴的对生命本真的探寻中，诗人以寂寞忧郁的情绪诉说着他的向往，他的生活理想与人生感悟。它带给读者的，既有无限的朦胧和忧伤，又有轻柔的浪漫。他与冉冉所不同的是，他在努力编织的温馨梦境虽总是感到寂寞，但他在寂寞和忧郁的情绪传达中，却更多地渗透了迷茫、超逸和浪漫。□

□

二、在浪漫而忧郁的倾诉里孤苦地寻求诗人对生活理想的体悟

从总体上看，冉仲景、冉冉的诗，都具有自然、清新、委婉、含蓄的特征，总渗透在一种浪漫的忧郁和一种恬美的酸楚里，并饱含着浓郁的寂寞之情和无尽的忧郁感。作为长江边小城里的青年女子和身处异域高原的一介书生，他们本不该对社会和生活过多地奢求和过多地思考，可他们却一味地敏锐和执著，于是这种浪漫的情感理想与滞重的现实碰撞，便溅起了无尽悲凉和忧郁情感潜流的浪花：“雪原最灿烂的季节 / 少年怀抱一条河流自弹自唱 / 他悄悄掉下的泪水 / 点燃了大野 / 满天便呼啸生命的火光 / / …… / / 等待多么漫长 / 火光如此短暂 / 雪原是冷酷的 / 也是我们柔软的婚床 / 爱人离家出走 / 把所有岁

月和思想 / 留给我们承担 / 雪原最灿烂的季节 / 少年和格桑满怀惆怅 / 淘金的队伍被风暴卷走 / 采药人死于药香”(冉仲景《雪原组诗·火光》),“无法从白头翁那里 / 打听你的消息 / 我茕立大野云头 / 有鹰隼一样孤寂的心境 / 这么多个夏天 / 我没有绿过也没花过 / 只为等待你的驾临 / ……”(冉仲景《雪原十行·痴望》)。

对于冉冉而言,她更多的则是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纤巧,创造了一个远离现实,充满着美丽忧伤而又深执幽远的艺术世界。这在诗人的《青#林回首》、《有星子的夜晚》、《梁祝》、《乡村旅店》、《除夕夜》以及《踏雪》等不少诗篇中都有所体现。两位诗人的作品几乎都染上了哀愁,他们的诗行里都被寂寞和忧郁浸透,他们的感觉是真切而又深沉的,这只有无比深情执著的情感和充满无限渴望与希冀的灵魂,才会有如此的忧郁和深沉。

作为年轻的女诗人,冉冉那颗孤寂、飘零和忧郁的心,注定了她灵魂的沉重与悲凉,她永远都在孤苦地寻求前方那个新鲜而神秘的世界:□

我是蓝色的吗?当睡眠□
 像另一棵树罩在头顶□
 我是红色的吗?当太阳□
 像另一只鸟儿将我张望□
 我是白色的吗?当雪□
 像另一种遗忘四下扩散□
 哦鸟儿□
 当我向你回眸之时□
 我是裸光秃秃的鸣响的枫香
 □□……□
 ——冉冉《在鸟儿的眼里》□
 □
 ……□□
 我看见雪中的姐姐□
 纯洁的额让人爱怜□
 她跟玻璃交谈□
 宽大的房屋悬空轮转□

我看见我在冒气□
我在飘扬 姐姐□
我们是邻居□
雪花之外 我整天叹息

飞扬飞扬□
离开火焰□
我们这些幻想的物质□
成群结队的雪落在瓦上□
今年与往年不同□
——冉冉《坐在火边幻想飞去》□

□

诗人以无比清丽和委婉的笔调，创造出了一个充满美丽忧伤而又深挚委婉的艺术世界。□

冉冉是当今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对人生社会十分敏锐的少数民族女诗人，她逃避喧嚣浮华的世界，但同时又以无比细腻和真切的心关注体察着鲜活的生命和世界的真象。谢冕在评述中国开放以后当代诗歌运动十年的总体风貌时指出：“诗人主体意识的恢复，使诗人对世界和心灵的思考具有了独立的性质。诗人不再盲从，他敢于说出他所看到的世界的真象或投影……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心理真实以及现代人的感觉。”⁷⁾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时代情绪，赋予了冉冉这种独特的诗学观，使得她在创作时，将艺术的凝聚点更多地集中于个人内心世界的自审与开掘。即使她的笔触涉及到外部世界的社会和自然，也往往使这些意象化成了内在情绪象征的窗口。不仅如此，冉冉还尤其注意追求把握世界和传达内心情绪方式的独特性。诗人的气质倾向于内敛与含蓄，她避免将生活和感情直接入诗，努力把生活和感情升华提炼为诗人独自拥有的经验，即把生活的真融化为艺术的真，“把感觉的真同艺术的真统一成一个至高至纯的境界”⁸⁾。我们在她的诗里看到的不再是生活和感觉的因子，而是由这些因子凝聚、融化与升华而成的独特感受经验铸就的艺术世界，于是她那无限的渴求与

7) 谢冕《巨变的解释——诗歌运动十年(1976—1986)》，载《北京社会科学》1987年1期。

8) 辛笛《手掌集·序》，上海书店1988年版。

无尽的忧郁之情便总是潜流于她诗歌中那片独特的情感天地里。委婉细腻、依恋忧郁、清丽温柔，再加上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创造出了一个深情的主观艺术世界。

身处异域高原的土家族诗人冉仲景，同样地始终以一种无比敏感寂寞和忧郁的心，在高原藏民族文化的积淀中寻找智慧的源泉与思想的活力。从他的《雪原(三首)》、《雪原十行(组诗)》、《邻村的歌谣(组诗)》、《草原十四行(组诗)》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深切地体验着远古先民的情感波动和与冥冥之中的神祇对话。他在诗歌里创造出了一派神秘莫测、寂寞飘逸的艺术世界，并且拌和了寂寞苍凉的人生体味，带上了厚厚的一层浪漫的感伤气息：□

让我沿着那锦梅朵的道路□
 走进青藏高原腹地□
 看河流纵横的大地怎样上升□
 听来自天空的声音□
 如何赋予众鸟以歌喉□
 让我在雪山下停留□
 屏住呼吸，与高大的树林一起□
 分享亘古以来的孤独□
 除了一首歌□
 我只剩下沉默的嘴唇□
 ——冉仲景《雪原十行(组诗)·除了一首歌》□

诗人始终在寂寞与苍凉、寻找与期盼的痛苦里，唱出发自内心深处忧伤的歌，他的渴求浸透着悲凉，他的理想带着忧伤，他感情的波流拌和着忧郁的低吟浅唱。□

冉仲景在他诗歌所构筑的理想世界中忧郁、孤独而浪漫地寻求，他接受了异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却始终难以忘却故土文化(他在康定生活了10年后又回到故乡，他后来曾与笔者多次谈到，他忘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他有难以解开的乡愁情结)，他诗中的故土恋情，民族关爱与浪漫主义水乳交融，难以分离。他在孤独而忧郁的心理背景中，传达的是一种浪漫诗学的美学追求。□

三、在个体情感世界的展示里透视诗人对民族与时代的思考口

从诗歌的审美选择上看，冉冉与冉仲景诗歌情绪的委婉、潜藏和细腻是诗人审美意识的核心，他们在寂寞寻求的痛苦里，唱出了发自内心深处忧郁的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当时诗坛上不少具有先锋色彩的青年诗人的情感传达是一致的，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他们更重视对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揭示，通过对‘自我’的情感心理内容的表现，传达出他们对世界的情感体验。”⁹⁾在他们的作品里，所传达的情感世界是细腻、朦胧而又狭小的。但就诗人整个人生经验和情感潜流的容量来看，它又是出自特有的广阔和深邃的丰采。他们的诗篇在委婉、含蓄的情感表述中，浸透了诗人对民族文化、社会生活、人生理想深沉执著的追求和独特的体验，民族、时代、社会、人生的投影，透过他们诗篇里那些狭小的情感窗口，得到较为充分和多彩的展示。□

为了服从表现内心世界的需要，他们都十分注意调整自己的审美视角即努力在被人们忽略了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诗情，在细微琐碎的事物中发掘诗思。“发现这些未发现的诗，第一步得靠敏锐的感受，诗人的触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¹⁰⁾这种“穿透力”表现出诗人在生活领域里发现诗的敏感度。在冉冉和冉仲景的作品里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敏感：土家山寨青木冈林里的回首，山林里穿梭的挑水女人，课余吹着土造笛子的山村教师，三月里放风筝的男孩；除夕夜大雪降落的高原，山坡上金黄色的油菜花，雪原里忧伤的祈祷，神秘的袈裟等等。他们努力凝聚自己的审美眼光，在微屑琐细的事物中发掘富于诗意的对象，来构建他们所爱 and 所恶的世界，即使是无“诗”的事物也成了他们诗情的象征性载体。然而，在微细平淡的事物里发掘诗思，并不是将诗人的情绪降格到卑微的境地，而是诗人的敏感对生活深层蕴藏的诗美的渲泄与升华。在他们饱浸寂寞忧郁的诗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对现

9) 张嘉彦《当代诗辩护——因当代诗的“窘困”论引起》载《今日文坛》(黔)，1986年1期。

10) 苏光文(1937—)、胡国强(1941—)《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47页。

实深挚的关注，感受到他们对美好理想和温馨情愫的深情呼唤，感受到他们那一首首精美的诗篇中的深邃与丰采。□

朱自清认为：“判别诗人还是写诗者，要看他是否真诚地表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情绪；判别诗还是非诗，要看它是否独特地传达出诗人独具个性的生活感受和内心经验。（所谓生活感受，是指诗人对时代生活脉搏的感应；所谓内心经验，是指溶化和积淀在诗人的情感气质等生理机制中的种种历史的、民族的、时代的和社会的事物）。这个标准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内涵，其一是必须真诚地呼应生活的真实，其二是必须具有艺术表现和语言表达的独创性以及心灵感受和思想发现的独特性。不能满足这两者的或只满足一部分的，就是非诗，或劣诗。”¹¹⁾ 从这个角度考察，冉冉和冉仲景的诗，都以细致入微的情感投入，以个人的情绪体验，从平凡细微的客体中传达出对生活的丰富而深刻的感悟。他们对诗歌情感领域的开拓，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特殊的情感传达方式和优美的语言，因而他们的诗是属于时代也是属于未来的。由于他们的诗浸润了土家族丰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在寻求文化多元的今天更显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空灵的白螺壳，你孔眼里不留纤尘，漏到了我的手里却有一千种感情。”现代诗人卞之琳¹²⁾的这首《白螺壳》似乎可以借来说明冉仲景与冉冉在诗歌创作上的审美追求：以诗表现自身的感觉和情绪的世界，而不太重视对社会生活作直接的观照和描述。在他们眼里，诗歌完全属于内心世界。因此，追求诗歌表现内在生活的敏感性和深邃性，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和谐统一，致力于完成“纯诗”的建设，成为了他们诗歌创作的艺术走向。长期以来，他们沿着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们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是一种情感的倾诉，一种对艺术的机敏，一种个性的展现，一种对生活的真挚和深情，他们在诗中营建的情感天地是狭小的，然而透视的人生体验却又是独特的丰富和深邃。但从另一

11) 朱自清（1898—1948）《新诗杂话》，作家书屋发行，中华民国36年初版。

12) 卞之琳（1910—2000），生于江苏海门，曾用笔名季陵，“汉园三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方面看，两位诗人的特点和优势，又可能恰恰是他们的弱点和局限。他们所特有的内向和孤寂、细腻和敏感，他们诗作题材的狭小和纤细以及过份地内审，都制约着诗人放眼更广阔的艺术领域。他们出于对诗作审美价值的竭力追求，拉远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使得他们始终在自我的天地里困苦地徘徊与艰难地跋涉。但作为具有探索精神的诗人，一切都属于未来，我们真诚地祝愿他们以不懈的努力，以他们特有的敏感和独特的诗学追求，为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马·布雷德伯里等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 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 安纳·杰弗森等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和比较》，陈昭全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
- 袁可嘉等选编《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 马学良、梁庭望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梁庭望、张公谨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 季羨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赵毅衡选编《“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 卡西尔著《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
- 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2000年—2007年□
- 陈晓明著《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 徐俊西著《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
- 苏珊朗格著《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 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郇雅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叶维廉著，《比较诗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
- 蒋述卓等著《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 韩子勇著《西部：边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 安纳·杰弗森等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和比较》，陈昭全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

- 罗兰·巴特著《批评与真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邹建军著《现代诗的意象结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1997.
- 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冉仲景著《从朗诵到吹奏》，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2003.
- 冉仲景著《众神的情妇》，作家出版社2008.
- 冉仲景著《献给毛妹的99首:致命情诗》，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 冉冉著《暗处的梨花》，成都出版社1996.
- 冉冉著《从秋天到冬天》，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
- 冉冉著《空隙之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Abstract>

Always Being Desolate in Quest of Ideality and Romance
-- On Discussing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Emotional World of the Tujia Poets Ran
Zhongjing and Ranran

Guo Ji · Tu Hong

Born of Tujia people in Chong Qing, China, the poets Ran Zhongjing and Ranran have managed to express their acute feelings towards the nature, the society, the time, and the life through their unique emotional experience, creating a deeply desolate world in their works. Loneliness and desolation are penetrating between their words and lines. Their feelings are genuine and deep, which could only be owned by souls full of longing and h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expression in their poem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ir unique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s life, analyzes the artistic world they have constructed, and explains their poetic values.

Key Words : emotional world, deeply desolate, sensitive and delicate, profound and rich

투 고 일 : 2011. 1. 10. / 심 사 일 : 2011. 1. 20. ~ 2011.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2. 17.
